

文選卷第四十一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書上

李少卿荅蘇武書一首

司馬子長報任少卿書一首

楊子幼報孫會宗書一首

孔文舉論盛孝章書一首

朱叔元

善本有爲幽州牧四字

與彭寵書一首

陳孔璋爲曹洪與魏文帝書一首

荅蘇武書一首

李少卿

翰曰漢書云李陵字少卿天漢二年陵率步卒五千

得歸為書與陵令歸
漢陵作此書荅之

子卿足下

良曰子卿蘇武字古人貴乎其字者字所以表德也
善曰蔡邕

告之因卑達尊之意也及羣臣庶士相與言
殿下閣下足下侍者執事之屬皆此類也

勤宣令德策名清時榮

問休暢幸甚幸甚

向曰令善也
銑曰策立休美暢通也清時謂清平

之者美之甚也幸遇也
善曰左氏傳僖公二十五年狐突對晉惠公曰策名

委質貳乃辟也策名謂君簡書臣之名清時謂昭帝之時小雅曰非分而得謂

之遠託異國吾人所悲
濟曰昔人謂雍門子謂孟常君云臣之所能令悲

幸
鼓琴見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悲乎對曰所能令悲者遠赴
絕國無相見期若此人者但聞飛鳥之號秋風蕭條則心傷矣

望風懷想

能不依依

翰曰望風謂遠望
也依依愁思也

昔者不遺遠辱還荅

良曰不遺舊情
也陵前與蘇武

書武有還答

慰誨勤勤有踰骨肉

向曰慰誨謂慰勞誨教也踰過也

陵雖不敏

能不慨然

濟曰敏達也言雖不達事理豈不慨然歎其情深於人致此耶

自從初降以至

今日身之窮困獨坐愁苦終日無覩但見異類

類於己者善

曰家語孔子曰舜之為君暢於異類王肅曰異類四方夷狄也

韋韝古毛幕莫以禦風雨

鉞曰韋皮也韝

衣袖毳氈也唯以皮為袖以氈為幕也戎夷之服也善曰說文曰韝臂衣也漢書董君綠幘傳曰韝形如射韝以縛左右手於事便也毛毳幘氈帳也

羶肉酪漿以充飢渴

善曰烏孫公主歌曰肉為食酪合漿

舉目言笑誰與為歡

胡地玄冰邊土慘裂

良曰冰厚故色玄土地也慘裂寒之甚也善曰說文曰慘毒也廣雅曰裂衣分也

但聞

悲風蕭條之聲涼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側耳

遠聽胡笳互動牧馬悲鳴

蘇曰笳笛之類胡人吹之為曲善曰杜摯笳賦序曰笳者李伯陽入西戎所作也

傳玄笳賦序曰吹葉為聲說文作葭毛詩曰

吟嘯成羣邊聲四起

句曰笳曲馬晨

聽之不覺見淚下嗟乎子卿陵獨何心能不悲

呼子卿也聞

之聲陵獨何以為心而不悲也

與子別後益復無聊

善曰賈逵國語生曰聊賴也

上念老母臨

年被戮妻子無辜並為鯨鯢

濟曰武帝以陵降匈奴殺其母妻也鯨鯢魚名喻不義以務吞食也

善曰左氏傳楚子曰古者明王伐不勦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杜預曰鯨鯢大魚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

身負國恩為

世所悲

善曰背恩不報為負恩也鄭玄禮記注曰負背也

子歸受榮我留受辱命也如何

身出禮義之鄉而入無知之俗

良曰禮義中國也無知謂匈奴

違棄君親之恩

長為蠻夷之域

良曰域國也

傷已令先君之嗣更成戎狄之族又自

悲矣

翰曰陵自傷今為祖父後嗣今乃成戎狄之族又自悲成悲也善曰先君謂其父當戶也即廣之子

功大罪小不蒙

明察

向曰陵有戰功甚大為罪亦小不蒙天子明察

孤負陵心區區之意

銑口國家孤負其心不知區區之意

見誅母妻 每一念至忽然忘生

濟曰每念國家不明察陵心忽然不知生之有生

陵不難刺

心以自明列亡粉頸以見何志良曰難懼也顧國家於我已矣顧念

已亡也言我雖欲自明念國家於我恩情止殺身無益適足即增羞善曰王逸注離騷曰已矣絕望之辭也

故每善本無攘臂每字忍辱向曰攘奮也忍恥辱在匈奴中輒復苟活苟求於活善曰孟子曰馮

婦善搏虎攘臂左右之人見陵如此以為不入耳之歡來相勸勉下車眾皆悅之

異方之樂音祇音令人悲增此乃以音樂相勸勉也不入耳則怵怛耳銑曰在陵左右之人見陵憂情如

不樂也祇辭也怵怛內悲也嗟乎子卿人之相知貴相知爾雅曰怵憂也方言曰怛痛也心前

書倉卒忽未盡所懷故復略而言之濟曰略言之昔先帝授

陵步卒五千出征絕域翰曰作書時是漢昭帝時而言先謂武五將

失道陵獨遇戰良曰五將謂軍將有五與陵有期期不至故稱失道獨

李廣利出酒泉公孫敖出西河騎都尉李陵將步卒五千出延時無五將未

審陵書之誤而武略之集表云臣以天漢二年到塞外是

臣輒引師前到浚稽山五善本一作漢字而裹萬里之糧師徒步之向日師出大

漠善本一作漢字之外入疆胡之域善曰漢書蕭何曰語天漢其稱甚美臣瓚按

以五千之衆對十萬之軍銑曰匈奴軍有十萬也策疲乏之兵當新羈之

馬濟曰疲勞倦也新羈之馬謂胡人驅散馬以被之然猶斬將塞旗

追奔逐北韓曰斬賊之將取賊之旗軍敗曰北賊敗走而陵軍逐之善

滅跡掃塵斬其梟帥良曰殺敵之易如滅行跡掃塵

使三軍之士視死如歸向曰謂得人心善

陵也不才希當大任銑曰希

善曰呂氏春秋淳于髡曰意謂此時功難堪矣難可勝比善曰說文作

地名今傳俗用匈奴既敗舉國興師國中更起大軍以敵陵善曰劉

善曰呂氏春秋淳于髡曰意謂此時功難堪矣難可勝比善曰說文作

非穀梁注更練精兵彊踰十萬單于臨陣親自合圍客主之

形既不相如而去步馬之勢又甚懸絕良曰陵入匈奴之境則匈奴為主陵為客客且不如主矣陵步

卒匈奴馬騎步勢又相懸絕遠也疲兵再戰一以當千然猶扶乘創初痛決

命爭首向曰扶其創乘其痛以少敵衆見傷者多然士卒用命皆扶其創乘其痛爭為先首而戰也善曰漢書曰陵與單于連戰士卒矢

傷三創者載輦兩創死傷積野餘不滿百銑曰餘兵不滿百人而皆扶病不

任干戈濟曰百人之中扶持創痛不堪戰也然陵振臂一呼創病皆起舉刃指

虜胡馬奔走翰曰虜謂匈奴奔走猶懼威也兵盡矢窮人無尺鐵猶復徒首奮

呼火爭為先登良曰窮亦盡也尺鐵兵器奮迅叫呼猶將先登而戰也善曰徒空也言空首奮擊

無復甲冑當此時也天地為陵震怒戰士為陵飲血濟曰飲血謂飲泣也善曰血即淚

也燕丹子曰太單于謂陵不可復得便欲引還子虛歎飲淚戍臣教之遂

便復戰故陵不得

善本無得字

免耳

濟曰單于將為與陵戰不復可得欲引兵還 銑曰賊臣謂陵軍候管敢

得罪亡入匈奴而單于恐漢有伏兵欲引兵還管敢乃言曰必無伏兵唯大將爾匈奴便復與戰陵急乃降遂不免難 善曰賊臣謂管敢也李陵傳云軍候管敢為軍旅候被校尉答之五十乃亡入匈奴于時匈奴與陵戰至塞恐漢有伏兵欲引還敢曰漢無伏兵匈奴因大進新兵陵戰蘭于山漢軍敗弓矢並盡陵於是遂降 昔高皇帝以三十萬眾困於平城當此之時猛將如

雲謀臣如雨然猶七日不食僅

其乃得免

翰曰高祖將三十萬眾伐韓王信於平城

為匈奴所圍七日不得食用陳平奇計得免如雲如雨言多 善曰史記曰高祖自將擊韓王信遂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不得食用陳平秘計始得免毛詩曰齊子歸止其從如雲又曰其從如雨何休公羊注曰僅纔也 況當陵者豈易為力哉而執事

者云云

良曰高祖尚如此況當陵者豈容易而致力也向曰云云謂多言也 善曰謂漢朝執事之人也

苟怨陵以不

死然陵不死罪也

向曰以不死謂不以死力為國也 濟曰言陵之不死亦是罪也亦有所以

子卿視陵豈偷

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寧有背君親捐妻子而反為利者

乎然陵不死有

善本有

為也故欲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

主耳

翰曰陵前書云若將不死功成事立則將上報厚恩下明祖考此之是也善曰李陵前與蘇子卿書云陵前為子卿死之計所以然者異其

驅醜虜翻然南馳故且屈以求伸若將不死功成事立則將上報厚恩下顯祖考之明也誠以虛死不如立節即滅名

不如報德也

善曰琴操曰重耳將自殺子曰申生虛死子復隨之

昔范蠡不殉會稽之恥曹

沫亡不死三敗之辱卒

律

復句踐之讎報魯國之羞區區之

心竊慕此耳

銑曰范蠡越之賢也吳王代越越敗王走於會稽山後七年用蠡計遂破吳是復句踐之讎也殉死也句踐越王名曹沫

與齊三戰三敗失其境土後魯與齊盟曹沫以上首劫桓公於壇上曰反所侵地桓公許之於是遂得其地是報魯國之羞陵遂心慕此欲為僕報功善曰

史記曰吳王發精卒擊越敗之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於會稽句踐令大夫種行成於吳吳王赦越句踐自會稽七年撫循其士民吳王北會諸侯於黃

池范蠡曰可矣乃發兵伐吳吳師敗乃請成於越後四年越復伐吳吳師敗吳王遂自殺又曰曹沫者魯人以勇力事魯莊公為魯將與齊戰三戰三北莊公

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為將齊桓公許與魯會于柯桓公與莊公既盟于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桓公問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強魯弱而大國

侵魯亦已甚矣今魯城壞墜境君其圖之相公乃許盡還魯之侵地何圖志未立而怨已成計未從而

骨肉受刑濟曰骨肉謂母與子善曰漢書曰公孫敖捕得生口言此陵陵教單于為兵以備漢於是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誅

所以仰天椎心而泣血也足下又云漢與功臣不薄子為漢臣

安得不云爾乎翰曰武與陵書云漢與功臣不薄武昔蕭樊囚執系

韓彭蒯良曰蕭何樊噲韓信彭越皆高祖功臣而蕭樊囚執韓信見誅而彭越為醢偏賜諸侯善曰史記曰相國蕭何為民請曰長

安地狹上林中多空弃地願令民得入田收其粟無為獸食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乃請吾苑遂下廷尉械繫之又曰高祖病有人惡樊噲當於呂氏即

曰上一日宮車晏駕則噲欲以兵盡誅戚氏趙王如意之屬高祖大怒乃使陳平載絳侯代將而即軍中斬噲陳平畏呂氏執噲詣長安又曰陳豨反韓信在

長安欲應之事覺呂后使武士縛信斬於長樂鍾室又曰彭越反高祖赦之遷處蜀道者青衣行至鄭逢呂后從長安來越泣曰願處故昌邑后許諾既至白

上曰彭越壯士也今徙蜀自遺患不如誅之令其舍人告越反遂夷晁善本三族黥布傳薛公曰前年醢彭越往年殺韓信說文曰蒯肉醬也

錯受戮周魏見幸向曰景帝時袁盎譖言誅晁錯也周勃免相國人告其反下獄魏其侯竇嬰坐為灌夫田蚡事奔

市辜罪也。善曰晁錯已見西征賦漢書曰周勃為丞相十餘月上乃免丞相就國歲餘每河東尉守行縣至絳絳侯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自衛其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捕治之又曰竇嬰景帝時吳楚反拜嬰為大將軍七國破封嬰為魏其侯坐灌夫罵丞相田蚡不劾遂論嬰弃市其

餘佐命立功之士賈誼亞夫之徒皆信命世之來抱將相之具

銑曰佐命謂佐王命也亞夫周亞夫

翰曰命名也言其名流播於時代善

曰左氏傳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賈誼已見鵬鳥賦漢書曰周亞夫諫上

不用因謝病免相亞夫子為父買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召詣廷尉責問曰君侯欲反乎亞夫曰所買乃葬器也何謂反乎吏侵之益急遂入廷尉不食五日歐

血而死孟子曰千年一聖五百年

而受小人之讒並受禍敗之辱卒

子律

一賢賢聖未出其中有命世者

使懷才受謗能不得字

善本有

展彼干子之遐舉誰不為之痛心哉

向曰文帝欲以賈誼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勘之屬盡害之乃毀之曰洛

陽之人少小初學專欲擅權於是天子踈之不用後出為長沙王太傅梁孝王

與周亞夫有隙孝王每朝常言其短景帝欲封皇后兄王信亞夫曰自高祖約

非有功不得侯今信雖皇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後謝病免竟下獄歐血而死

是不展周賈二子遠舉之才以行君代誰不為痛心哉

善曰二子

陵先將

謂范蠡曹沫也言諸侯才能者被囚戮不如二子之能雪恥報功也

軍功略蓋天地義勇冠三軍徒失貴臣之意到令身絕

域之表

良曰先將軍廣也功績謀略甚大可蓋於天地義勇冠出於三軍之上也

翰曰貴臣謂衛青也廣與青出征匈奴責廣失道廣曰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戰而今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剄也到割也絕域遠國表外也

善曰先將軍謂李廣也貴臣謂

衛青也漢書曰元狩四年大將軍衛青擊匈奴廣為前將軍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處乃自部精兵而令廣出東道東道迴遠廣辭曰臣結髮而與匈奴戰願居前大將軍不聽廣意色慍怒引兵出東道或失道後大將軍大將軍因問失道狀欲上書報天子廣未對大將軍長史忽責廣廣謂其麾下曰結髮與匈奴大小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令廣部行迴遠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終不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剄音義鄭德曰以刀割頸為剄此善本無

功臣義士所以負戟而

善本有長字

歎者也

銑曰功臣義士見有

功者誅有才者死故負戟而長歎

何謂不薄哉

翰曰此國家於功臣才子甚薄而武何謂云不薄哉

且足下昔

以單車之使適萬乘之虜遭時不遇至於伏劍不顧流離

辛苦幾依死朔北之野

濟曰武奉使入匈奴單車謂衆少萬乘謂兵甲多也虜者匈奴號也

良曰武奉使入匈奴中

匈奴有變武曰尼節辱命雖生何面自以歸漢乃引劍自刺氣絕半日復息匈奴徙武於北海上無人處幾近也善曰漢書曰漢遣蘇武以中郎將持節送

匈奴使留在漢者匈奴方欲使送武會匈奴縱王長水虞常反匈奴中常以告武副使張勝許以貨物與常一人夜亡告之縱王等死虞常生得匈奴使衛

律治其事張勝以告武武曰事如此必及我衛律召武受辭武謂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以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武氣絕半日復息乃

徙武北海無人處丁年奉使皓首而歸向曰丁壯皓白也武在匈奴中十九年上無人處及還白首善曰丁年謂丁壯之年也

漢書曰武留匈奴凡十九歲老母終堂生妻去室善本作惟字濟曰武始以強壯出及還鬢髮盡白

去室謂嫁也終堂謂母亡善曰漢書陵謂武曰陵來此天下所希聞古時太夫人已不幸陵送至陽陵子卿歸年少聞以更嫁

今所未有也蠻貊之人尚猶嘉子之節況為天下之主乎銑曰

奴善武志節後得還漢況天子為天下之主而不知乎陵謂足下當享茅土之薦受千乘之

賞善曰尚書緯曰天子為天下之主而不知乎陵謂足下當享茅土之薦受千乘之

賞善曰尚書緯曰天子為天下之主而不知乎陵謂足下當享茅土之薦受千乘之

以白茅以為社論語曰導千乘之國漢書曰兵車千乘諸侯之大者聞子之歸賜不過二百萬位不過

典屬國

向曰武自匈奴還賜錢二百萬今之二千貫屬國今鴈臚卿 善曰漢書曰元始六年武至京師拜為典屬國秩中二千石賜錢二百

萬無尺土之封加子之勤

良曰勤勞也

而妨功害能之臣盡為萬戶

侯親戚貪佞之類悉為廊廟宰

濟曰謂帝室親戚及貪財巧佞之臣廊廟貴士居處宰官也子

尚如此陵

善本有復字

何望哉且漢厚誅陵以不死

銑曰厚謂誅母也

盡死節薄賞子以守節欲使遠聽之臣望風馳命此實難

矣

翰曰謂歸於漢也向曰聽聞也

所以每顧而不悔者也

良曰每內顧雖身辱甚矣而不為悔陵雖

孤恩漢亦負德

濟曰力屈而降則孤恩也漢誅陵母亦負德也 善曰言陵無功以報漢為孤恩漢戮陵母為負德論語曰德不孤

必有昔人有言雖忠不烈視死如歸陵誠能安而主豈復能

眷眷乎

銑曰昔人雖有忠心不能烈勇者尚能感節義視死如歸陵志誠儻能安於此事主上豈能眷眷念陵也 善曰言陵忠誠能安於

事男兒生以不成名死則葬蠻夷中誰

善本有復字

能屈身稽

願還向北關

翰口稽顙拜也北關天子所居也

使刀筆之吏弄其文墨耶

向曰刀筆

之吏獄吏也安能使其弄文墨於我為辨對之事耶

善曰史記

願足下勿

復望陵

良曰勿復望陵歸於漢

嗟乎子卿夫復何言

濟曰自嘆而呼子卿也夫復何言謂不復可言此畢

竟之相去萬里人絕路殊生為別世之人死為異域之鬼長與

足下生死辭矣幸謝故人

銑曰幸猶厚也言永別故人厚謝勤勤之辭也善曰故人謂任立政大將軍霍光

上官倅等勉事聖君足下省子無恙勿以為念

銑曰勉勵以事聖君相勸戒義翰曰省子武

之子也武在匈奴中胡婦產一子勿以為念言勿憂之

善曰漢書曰武奴力在匈奴時胡婦生子名通國楚辭曰賴皇天之厚德兮還及君之無恙

自愛

善曰老子曰聖人自愛

時因北風復惠德音

良曰上云人絕路殊故云北風以惠德音謂使我聞道德

之聲北風謂南風向北也

李陵頓首

報任少卿書一首

司馬子長

向曰漢書云司馬遷字子長河內人也有良史才武帝將誅李陵母妻遷盛言李陵才器不可誅之

後有讒遷與陵善故為游說遂下獄受割刑後為中書令修史記益州刺史任安字少卿與遷書責以進賢之義遷以此

書報也 善曰漢書曰遷既被刑之後為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乃與書責以進賢之義遷報之遷死後

其書稍出史記曰任安滎陽人為衛將軍後為益州刺史

太史公牛馬走

濟曰太史公遷之父走猶僕也言己為太史公牛馬之僕蓋自卑之辭 善曰太史公遷父談也走猶僕也言己為

太史公掌牛馬之僕自謙之辭也

司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

如淳曰少卿任安字也

曩者辱

書賜善本作賜書

教以順於接物推賢進士為務

翰曰曩昔教示也言教示接於人物推讓賢才

以進用士子為務謂遷為中書令善曰禮記曰儒有推賢而進

意氣勤懇懇懇

善本作勤懇懇懇懇字苦本反良曰情切

之辭 善曰勤懇懇懇懇懇忠款之貌也

若望僕不相師而用

善本作用而

流俗人之言僕非

敢如此也

銑曰而如也言少卿書若怨望我不相師用以少卿勸戒之辭如流俗之人所言我非敢如此蘇林曰而猶如也禮記曰不從流俗

鄭玄曰流俗失俗也僕雖疲善本作駑奴亦嘗側聞長者之遺風矣向曰疲

鈍馬也自比之鈍馬謙也亦嘗耳聞長者之遺風謂古賢人也側聞謙辭也善曰列子曰吾側聞之禮記曰與長者坐必異席顧自以為

身殘處穢濟曰殘謂被刑穢惡名也動而見尤善曰言舉動必為欲益反損是

善本有獨鬱悒邑而誰與善本作語翰曰身為殘刑動見猜過本於益而反

不通也楚辭曰諺曰銑曰諺言也古今誰為去聲為之孰令聽之良曰少

遷推賢進士還意云君非聖明動則有過為誰為之又令誰聽用我也孰誰也善曰誰為猶為誰也言已假欲為善當為誰為之乎復欲誰聽之乎蓋

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銑曰蓋辭也鍾子期古之知音者伯

無人知音故不復鼓琴矣今君不明察是無知音使我何為善曰呂氏春秋曰伯牙鼓琴意在泰山鍾子期曰善哉巍巍若太山俄而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湯湯

乎若流水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為世無賞音者何則士為知己者用女為悅己者容

向曰何則謂自發問上事何則如此也士為知於己心者必罄誠而為之用女子為愛於己貌者而飾其容今人不知我心不悅我道亦何所為善曰戰國

策曰晉陽之孫豫讓事知伯知伯寵之及趙襄子殺知伯豫讓
逃山中曰嗟乎士為知己者用女為悅己者容吾其報智氏矣若僕大質

已虧缺矣雖才懷隨和行若由夷終不可以為榮適足以

見笑而自點耳翰曰大質身也虧缺為被刑也雖才如懷隨侯之珠和

自取點污耳善曰隨隨侯珠也和書辭宜答會東從才上來又迫

賤事濟曰得少卿書詞宜即答為東從天子來故未也東東游也上天子良

曰從天子來且復答書又迫於職掌事卑各在一方善曰往前與我書書

宜應答但有一事故不獲答服虔曰從武帝還孟康曰卑賤之事若煩務也如淳

曰遷為中書令任職常知中書時偶有賊盜之事晉灼曰賤事家之私事也

相見曰淺卒卒無須臾之間開得竭志意良曰少卿相見時

與書述志意也曰淺謂時少也竭盡也善曰文穎曰卒卒促遽之意也間隙也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善本有

迫季冬向曰安為戾太子事囚於獄不測謂生死不可知銑曰近季冬將刑

也善曰如淳曰平居時不肯報其書今安有不測之罪在獄故報往日

書欲使其恕僕又薄博從上市雍恐卒然不可為諱雍紆共反翰

以度已也日薄迫也上天

子也言又迫從天子將祠祭於雍雍祠神所濟曰卒然言速也不可是僕

為諱謂死也李奇曰薄迫也迫當從行善曰難言其死故云不可諱

終已不得舒憤懣門以曉左右銑曰恐安死未答書是我終身不得甲

曰懣悶也楚辭曰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良曰長逝者死也言不答

惟煩懣以盈育窮也謂任安請略陳固陋闕然又不報幸勿為過向曰固陋猶鄙也

恨不見報也陋之志幸僕聞之修身者智之府善本作也善曰符信也愛施者仁

勿以為過之端也銑曰端取與者義之表也翰曰取謂受惠恥辱者勇之決也

向曰受恥辱者是勇者之決性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而列於君子之林也善曰凡人能立志士有

善曰勇士當於此而果決之立名者行之極也善曰凡行中之最極也士有

茂故禍莫憐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良曰多欲而求利者禍必

盛故禍莫憐者唯欲之與利為禍之極也所可行莫醜於辱先詬火莫大於官刑

銑曰辱先代祖考謂遷被刑 濟曰詬恥也害人之恥者官刑為大也善曰醜穢也先謂祖也詬音垢應劭曰詬恥也說文詬或作詢火迫切禮記儒行曰安

常以儒相詬病左氏傳宋元公曰刑餘之人無所比數 濟曰遷非一世也余不忍其詬尋此二書其訓頗同

所從來遠矣 翰曰刑餘之人不足比數非此一代然所昔者 善本無衛

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 向曰雍渠閹人載謂同車而行靈公與此閹人同車孔子為次車孔子恥之去

衛之陳也善曰家語曰孔子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出令官者雍渠參乘使孔子為次乘遊過市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於是恥之去衛過曹此言孔子

適陳 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 良曰商鞅秦相也初因閹豎景監見未詳 穆公既得用之後為趙良之說以為

恥事寒心謂愧恥也 善曰史記商君謂趙良曰我化秦孰與五穀大夫賢趙良曰五穀大夫荆之鄙人也繆公知其賢舉之牛口之下加之百姓之上今君

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為主非所以為名也又 同子參乘袁絲變

色自古而恥之 向曰同子者謂官者趙談也與遷父同名故易言同子文帝與之同車袁盎變色伏諫曰臣聞天子所共其六尺輿皆天

下英俊今漢雖乏人奈何與刀鋸之人同載也絲盎之字也此則自古恥之也善曰蘇林曰趙談也與遷父同諱故曰同子漢書曰上朝東宮趙談參乘袁

絲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子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餘同載於是上笑下趙談夫中才之人事

有關於官豎莫不傷氣而況於慷慨之士乎銑曰中才謂常才也事有關於閭人皆

且傷其氣類不同況如今朝廷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薦天下之慷慨高節之士乎

善本無之字豪俊哉良曰刀鋸官割用刀也餘謂餘生還歎與官豎無異奈何得遣進賢士乎薦進也豪俊賢士也善曰史記復貂曰

臣刀鋸之僕賴先人緒業濟曰先人祖考也緒餘也廣雅曰緒末也司馬彪莊子注曰緒餘也得待罪

輦車轂下二十餘年矣銑曰常懼不繼先人之業若待罪譴也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

忠效信有奇策才力之譽自結明主翰曰惟思效用譽名也結謂託奉也次之又

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向曰拾國家遺失之事補國家關亂之職巖穴士謂隱逸人也

外之善本有又字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奪旗之功濟曰斬

將拔前敵之下之不能積日累勞取尊官厚祿以為宗族游旗奪取也

光寵

向曰交游朋友也光美寵盛也

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

如此矣

銑曰言上所述四者無一遂苟且合時取容執事於國無損益之驗可見之志乃如此也言無所堪矣效驗也善曰上之四事無一遂

假欲苟合取容亦無其所也史記

鄉

許亮

者僕亦

善本無亦字

常廁下大夫

之列陪奉

善本無奉字

外廷末議

翰曰鄉者謂前者也謂未刑之時廁間也遷為太史則大夫也列次也濟曰

陪奉羣官朝堂之餘議也廷謂朝堂也末餘也臣瓚曰太史令千石故下大夫也外廷即今僕射外朝也

不以此時引綱維

作維盡思慮

良曰不以下大夫之時舉綱維

今已

之隸在闡

臘茸

之中

向曰虧形為被刑也埽除灑除道也隸僕也闡茸小人小不肖之類善曰闡茸猥賤也茸細毛也張揖

訓詁以為闡猥劣也呂忱字林曰闡茸不肖也

乃欲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者

當代

善本作世字

之士邪

翰曰伸舉也言我所遭刑餘在小人之中乃欲仰嗟首舉眉論列是非意亦羞之當代之士謂天下之人

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尚何言哉

銑曰痛恨之甚

且事本末未易明也

濟曰本末謂終始也言凡事始終之理甚難預明僕少負不羈之行長無鄉曲之譽良曰遷

行不羈不可繫也向曰時無知音故不知其才乃無善譽善曰不羈主
言材質高遠不可羈繫也燕丹子夏扶曰士無鄉曲之譽未可以論行也

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伎出入周衛之中翰曰先人謂遷

伎才也周衛謂朝廷也言天子幸以遷父之事繼為太史得進薄才出入朝廷之中服虔曰薄伎薄才也周衛言宿衛周密也韋昭曰天子有宿衛之官

僕以為戴盆何以望天向曰戴盆則不見天既為太史欲兼諸事恐廢

人戴盆則不得望天望天則不得戴盆事不可兼施言已方一心營職不假修人事也故絕賓客之知止室家之

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銑曰竭盡也不肖謂不才也言欲盡不才

之子不肖應劭風俗通曰務一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濟曰言務一

生子不似父母曰不肖求親愛於天子也媚愛也毛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良曰主上不知

詩曰藹藹多士媚于天子卒見刊割事之始終難明不然者也夫僕與季陵俱居門下翰曰謂同

助句也善曰夫語助也論語子曰有是夫為侍中官

素非能相善也趨舍

捨

異路

向曰素心非能與陵相善善好趨進退舍各異於路也善曰太公六韜曰夫

人皆有性趣舍不同顏曰趣所向也舍所廢也

未嘗銜盃酒接躬勤之餘歡然僕觀其

為人自守奇士

銑曰自守奇節之士

事親孝與主信臨財廉取與義

良曰廉清

也言清不濫取取與必有義也

分別有讓恭儉下

翰曰下謂謙卑不爭

常思奮不顧身以

徇國家之急其素所蓄

六積也

濟曰以身從事曰徇素本也言其意中舊所蓄積也

僕以為

有國士之風

一國之中推而為士

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

難斯以奇矣

向曰奉天子命出邊不念計生事赴國家之患難此亦以奇節矣善曰新序昭奚恤曰使皆赴湯火蹈白刃出萬死不

顧一生司馬子反在此

今舉事一不當

銑曰謂陵事迫降匈奴一不當者也

而全軀保妻子之臣

隨而媒孽

魚列切善本作孽

其短僕誠私心痛之

翰曰朝臣能全養其身保愛妻子不能立

適時之功而陵有此一失乃隨後搆結以生其短枉加誅戮誠私心所痛也軀身也媒猶搆結也孽生也善曰鄭玄周禮注曰舉猶行也臣瓚以為媒謂違

合會之孽謂生其罪孽也

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

良曰提執也有五千言不滿者痛之甚也深踐

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

銑曰王庭匈奴廷也垂餌猶送食也善曰胡地出馬故言戎馬單于所居之處號曰

庭橫挑徒鳥

彊胡仰億萬之師

濟曰橫橫行挑弄引之欲其戰也仰謂遠望師衆也說文曰挑相呼也李奇曰

挑身獨戰不須衆挑茶弔切音瓚曰挑挑敵

與單于連戰十有餘日

所殺過

平聲善本

當

去聲向曰言陵軍兵少所殺匈奴倍多故曰過當當敵也顧野王決曰所殺過半當言陵軍殺已過半

虜救死扶傷不給

翰曰言胡虜兵傷死多故其救之扶之不能自濟顧野王決曰給供給也

旄裘

善本作旃裘二

字之君長咸震怖乃悉徵其左右賢王舉引弓之人

翰曰其君長震驚恐

懼乃盡徵其國內之士舉集善射之人也旄裘言所服用也咸皆怖懼悉盡也左右賢王並匈奴王之號引弓之人善射之人也旃裘謂匈奴所服也故言旃

裘之君善曰漢書曰匈奴至冒頓最強

一國共攻而圍之

良曰匈奴一國兵共攻陵而圍

轉鬬千里

良曰轉謂相馳逐鬬戰也

矢盡道窮救兵不至

銑曰救兵不至謂五將失道也士

卒死傷如積

子然

李

善本無李字

陵一呼勞軍士卒

善本無卒字

無不起

濟曰士卒傷者為陵撫勞無不感而復起戰也

躬自沐涕沫

音妹

孟飲泣張空拳

權向曰躬謂李陵之

身涕淚也血沾面曰沫淚入口曰飲猶舉空拳以冒白刃之敵也孟康曰沫音類

善曰類古沫字言流血在面如

盥頰也說文曰頰洗面也李登聲類云拳或作捲此言兵已盡但張空拳以擊耳桓寬鹽鐵論曰陳勝無將帥之兵師旅之眾奮空捲而破百萬之軍何晏白

起故事白起雖坑趙卒向使豫知必死則前驅空捲猶可畏也況三十萬被堅執銳乎顏師古曰讀為拳者謬矣拳則屈指不當言張陵時矢盡故張弩之空弓

非手拳也李奇曰拳弩弓也

冒

北白刃北嚮

許亮

爭死敵者

翰曰北嚮謂向賊也爭死敵者謂爭勇死於前敵謂

得於人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

濟曰言有使報漢謂報剋捷也而羣臣皆喜陵之功故賀天子奉觴上壽謂喜宴上天子酒也史記曰陵至浚稽山使麾下騎陳步樂還以聞步樂召見道陵

將得士死力上甚悅之

後數日陵敗書聞

向曰聞奏於天子也

主上為之食不甘味

聽朝不怡

翰曰怡悅也

大臣憂懼不知所出

銑曰大臣相也

僕竊不自料其

卑賤見主上慘愴怛

都濟曰憂病也

誠欲效其款款之愚

向曰款款

勤心貌善曰款款忠實之貌

以為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

善曰孝經援神契曰母之於子絕少分甘宋均

曰少則自絕甘則分之

能得人之

善本無之字

死力雖古之名將不能過也

翰曰味之甘者

絕而不食食之少者必與眾分而共也故得人死力也

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

而報於漢

良曰彼觀猶觀彼也言其意且欲取得其敵將報漢恩也

事

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沃於天下矣

銑曰謂不得已濟曰言其得士

卒死力苦戰邊亭屢摧敗匈奴亦可以舒露於天下

僕懷欲陳之而未

有路

向曰遷心懷此事欲陳於天子而未有便也

適會召問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

朝

此指謂於上

欲以廣主上之意塞

睚眦之辭

向曰廣猶開也睚眦怒貌善曰言

欲廣主上之意及塞君臣睚眦之辭

未能盡明明主不曉以為僕沮

貳師而為李

陵游說務遂下於理

良曰猶未能盡明說之而明主不曉察遷意也初天子遣貳師將軍李廣利陵為將助兵及陵遇戰而貳師無

功天子乃以遷誣罔欲沮止貳師以成李陵而為其游說遂下獄理謂獄官也

善曰漢書曰初上遣貳師李廣利出令陵為助兵及陵與單于相值而貳師少功上以遷誣罔欲沮貳師而為陵遊說

拳拳

丘辨

之忠終不能自列

翰曰

勤誠也列猶分也善曰禮記子曰面得一善拳拳

因為誣上卒從吏

議上謂天子也卒終也言眾吏議以為誣上

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

向曰法百金贖死罪而遷家無之

交游莫救視

善本無

左右親近不為一言身非

朱石獨與法吏為伍

銑曰伍對也

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

真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乎

濟曰囹圄獄也

李陵既生降頽

善本其家聲而僕又佥之作隤蜺蟲室

銑曰頽壞也頽壞家聲謂陵祖考皆名將而乃降故也佥次也蜺蟲室

漢行割刑之室使其避風養創者言我又次之於此刑蘇林曰家世為將有名陵降而隤之也顏師古曰隤墜也如淳曰佥次也若人相次也人忘切今諸本

作茸字蘇林注景紀曰作密室廣大如螭蟲室故言下螭蟲室衛宏漢儀以為置螭蟲宮今承諸法云詣螭室與罪人從事主天下室者屬少府顏監云茸推也人勇

切推置螭蟲室之中

重為天下觀笑悲夫悲夫

良曰為天下所看而笑之

事未易一二為

俗人言也

翰曰言此二事難為俗人委曲而言者謂俗人不知也未易謂難也一二謂委曲也

僕之先人

善本無人字非

有剖符丹書之功

向曰先人謂遷父也剖符丹書皆漢之符契有功者執之遷言其父無此功也善曰漢書曰漢初功臣剖符

世爵又曰論功而定封訖於是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

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

所戲弄倡優所畜

許流俗之所輕也

銑曰遷父為太史掌知天文律曆卜筮祠祝之事為天子

所戲弄如倡優女樂所畜以為調戲者故人俗之所輕也善曰說文倡樂也左氏傳曰鮑氏之圉人為優杜預曰俳優也

假令僕伏法

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以異

濟曰遷刑餘雖不死假令受誅死若九牛亡失一毛不減其少

命之輕賤與螻蟻不殊蓋恨俗所輕之也螻蟻蛄也蟻蚍蜉也皆蟲之微者故以自喻

而世俗

善本無俗字

又不能與

能死節者次比

善本無次比二字良曰言世人輕我見誅死亦不知君之不明枉見罪譴不與死節王事者相比以哀惜也善

曰與如也言時人以我之死又特以為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

耳何也翰曰特獨也免猶脫也卒終也言遷之死代人不知獨以遷為智素

所自樹立使然也翰曰遷自恨之甚故假人固有死死善本無或重

於太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趣異也銑曰人生必有一死若生不值明

遇明君臨之以義命則輕如鴻毛故死則一也用之所歸趣殊矣善曰燕丹

子荆軻謂太子曰烈士之節死有重於太山有輕於鴻毛者但問用之所在耳

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濟曰太上謂第一也辱先謂不忠於君是辱

刑罰也其次不辱理色良曰理義理色顏色其次不辱辭令翰曰辭文辭令

言辭令其次屈善本作體受辱誡體謂其次易服受辱向曰易服謂

人服之是也善曰謂教令其次關木索被義箠楚受辱銑曰關木杻械索繩也

荆也善曰漢書曰箠長五尺說文曰箠以杖擊也箠其次剔他毛髮嬰

金鐵受辱濟曰剔毛髮謂髡刑繞金鐵謂鏤也嬰繞也其次毀肌膚斷短支體

受辱最下府肉刑極矣良曰腐刑遷之所刑也極重也傳曰善曰謂髡鉗也

刑不上市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勉勵也翰曰傳謂禮也刑不上於大

之天下儀表萬人法則刑所以禁小人故不上大夫也士君子不可以不勉夫之任天子必擇賢者使居

暴亂誅不義也大夫者天下表儀萬勵善曰禮記文也東方朔別傳武帝問曰刑不上大夫何朔曰刑者所以止

人法則所以共承宗廟而安社稷也猛虎在深山百獸震恐及在檻

穽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銑曰檻圈也穽穿地為坑以取

免也遷自喻志節之士為刑所加威力屈折也猛獸也搖尾求食謂求矜以自

故士善本無有畫地為牢勢不可入削木為吏議不可對定善曰周禮注曰穿地為塹所

計於鮮平也銑曰牢獄也勢不可入者謂形勢不可入也吏獄官也不可對者不可辨也此惡苛刻也鮮明也言人當自決定計度於未萌

以免於身不可對於獄吏也臣瓚曰以為患吏刻暴雖以木為吏期於不對此疾苛吏之辭也文穎曰未遇刑自殺為鮮明也今交手足受

木索暴肌膚受榜薄箠幽於圜牆之中

良曰暴露榜擊也圜牆獄也善曰廣雅

曰榜擊手也圜牆獄也周禮曰以圓土教罷民

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七地視徒隸則

正惕息

濟曰徒衆也隸奴也言既被拘繫見衆奴之類則正容驚惕喘息而以求自免

何者積畏約之勢也

翰曰何爲如此者是積累畏懼制約之勢使然也

及以至是言不辱者所謂彊顏耳曷足

貴乎

向曰言人拘繫至此而言不足爲辱者乃謂強爲厚顏何足貴也曷何也

且西伯伯也拘於羑里

銑曰西伯

文王伯長也紂以甚賢畏之拘囚於羑里羑里獄名善曰史記曰季歷卒子昌立是爲西伯西伯文王也崇侯虎譖西伯於殷紂曰西伯積善德諸侯皆嚮

之將不利於帝紂乃囚西伯於羑里

王制曰九州之長曰伯注曰伯長也

李斯相也具於

善本作干字

五刑良曰李斯相秦

爲趙高譖乃先行劓墨宮割臍等四刑而後大辟是具五刑也善曰史記曰李斯楚上蔡人也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入秦秦卒用其計二十餘年竟并天下

以斯爲丞相二世立以郎中趙高之譖乃具斯五刑腰斬咸陽漢書刑法志曰

漢興之初其大辟尚有夷三族之令曰當三族者皆先劓斬左右趾答殺之梟

其首菹其骨肉於市其誹謗罵詛者又斷舌故言具具謂五刑也

淮陰王也受械於陳

濟曰淮陽韓信也高祖初定天

下封信為王後有告信反者上用陳平計偽遊雲夢信謁帝帝乃令武士縛信而械之陳猶徧也言械徧於身也善曰漢書曰韓信為楚王都下邳信因

行縣邑陳兵出入人有上變告信欲反上聞患之用陳平謀偽遊雲夢信謁上於陳高祖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免死良狗烹上曰人告公反遂

械信至雒陽赦以為淮陰侯彭越張敖南面稱孤繫獄抵罪韓曰陳楚之西界也械謂桎梏也

梁王高祖將誅陳稀徵兵於梁越稱病上捕之囚於洛陽張敖嗣父耳為王人告其反捕繫之南面稱孤者皆言為諸侯也抵罪猶伏罪善曰史記曰高祖

立彭越為梁王梁王稱疾上使使掩捕梁王囚之洛陽漢書曰趙王張耳高祖五年薨子敖嗣立尚高祖長女魯元公主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旦暮自

上食禮甚卑有子壻之禮高祖箕踞罵詈甚慢之趙相貫高趙午說敖曰天下豪傑並起能者先立今王事皇帝甚恭皇帝遇王無禮請為殺之八年上從東

垣過貫高等乃壁人柏人要之置廁上過欲宿心動問縣名為何曰柏人上曰柏人者迫於人遂去貫高怨家知其謀反告之於是逮捕趙王諸反者趙午十

餘人皆自刎貫高獨怒罵曰誰令公等為之今王實無謀反檻車與詣長安高下獄曰吾屬為之王不知也

五伯囚於清室七傳切善向曰絳侯周勃也呂后崩諸呂欲危劉氏勃盡誅之立文帝五伯古之齊桓公晉文公之輩言

絳侯權勢傾之言盛於彼也後有告絳侯謀反者遂囚於清室清室囚人所也善曰史記曰絳侯周勃與陳平謀誅諸呂而立孝文後勃被囚已見李陵答蘇

武書漢書音義我如淳曰請善本又魏其大將也衣赭有衣字關三木銑曰魏其

赤色也罪人之服關穿三木謂杻械枷也三木在項及手足也善曰魏其侯

已見李陵答蘇武書周禮曰上罪桎桭而握應劭漢書注曰在手曰桎兩手同

械曰桎在足曰桎韋昭曰桎兩手善曰魏其侯

合也桎音告桭音拱桎之栗切善曰漢書曰

窘漢王漢王求之乃匿於濮陽周氏周氏髡鉗之賣於朱家也善曰漢書曰

季布楚人也為任俠有名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項籍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

舍匿者罪三族布匿於濮陽周氏周氏曰漢求將軍急臣敢進計布許之迺髡

鉗布衣褐置廣柳車中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賣之朱家心知季布也買

置田舍乃之雒陽見汝陰滕公說曰季布何罪臣各為其主耳君何不從灌

容為上言之滕公許諾侍間果言如朱家事上乃赦布召見謝拜郎中

夫受辱於居室濟曰丞相田蚡娶燕王女為夫人太后詔列侯宗室皆往

居室田蚡所居之室也善曰漢書灌夫字仲孺潁陰人也為太僕時坐與衛

尉實甫飲輕重不得徙為燕相及實甫失勢兩人相輕重夫過丞相田蚡蚡曰

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孺有服夫曰將軍迺肯幸臨安敢以為辭請語魏其

侯帳具將軍旦日蚤臨之蚡許諾夫以語嬰嬰益牛酒夜洒掃帳具自旦候同至

日中蚡不來夫不懌夫乃自往迎之蚡尚卧駕往又徐行夫益怒遂以為隙元

光四年蚡取燕王女為夫人太后詔曰列侯宗室皆往賀嬰為壽夫行酒至蚡

蚡半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乃嘻言曰將軍貴人也卑之時蚡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灌賢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賢曰生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為壽迺效兒女曹咕囁耳語蚡謂夫曰今眾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為李將軍地乎夫曰今日斬頭穴背何知程李乎乃起蚡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也籍福起為謝按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謝蚡乃麾騎縛夫置傳舍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繫於居室如淳曰百官表居室為保官也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向曰此人謂上從西伯下至灌夫九人也及

罪至罔加不能引使自裁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

辱也翰曰罔猶法也言不能引志使列以自裁毀免在於拘執之由此言之

勇怯勢也彊弱形也審矣何足怪乎向曰勇怯彊弱皆形勢也勢彊則勇形弱則怯此亦人情

共所知亦何怪也善曰孫子兵法夫人不能早善本有裁繩墨之外

曰治亂數也勇怯勢也彊弱形也以稍陵遲至於鞭撻垂之間乃欲引節斯

不亦遠乎濟曰不能早自裁以出繩墨而稍遲疑古人所以重施刑本

有於大夫者殆為此也良曰重猶難也言大夫明於事理故難加刑近為此汚辱殆近也夫人善本有情字

莫不貪生惡死念父母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

所不得已也翰曰至於感激義理者則不貪生念顧者義不得已也善曰言激於義理者則不念父母顧妻子也今僕不

幸早失父母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

如哉向曰言父母兄弟已喪無可念矣親我於妻子如何哉言何足顧也善曰言已輕妻子故反問之且勇者不必

死節銑曰勇者不必知義理故不必為人死節善曰言怯夫慕義我何處怯夫慕義我何處

不勉焉良曰慕分義者雖怯夫必勉力焉善曰言怯夫慕義以自立名何處不勉於死哉言皆勉勵自殺僕雖怯懦欲

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沈溺縲紲善本作縲字之辱哉濟

縲紲謂拘繫也言我亦識去就何至自沈此辱蓋欲成先人之業故未能死也孔安國曰縲紲墨索也紲紲也所以拘罪人且夫臧獲婢

妾由能引決沉僕之不得已乎翰曰荆楊淮海之間呼奴為臧呼婢為獲言此卑賤之流或有引決自殺者況

我不得已言當須自殺也晉灼曰臧獲敗敵所破虜為奴隸韋昭曰羌人以婢為妻生子曰獲奴以善人為妻生子曰臧荆楊海岱淮海之間罵奴曰獲齊之北鄙燕之北郊凡人男而歸婢謂之臧女所以隱忍苟活函音含善本作函字下有於

字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向曰不藉於生名者糞土中也言不

辭糞土之中者恨於私心沒世而文采善本不表於後世也濟曰沒死也死於此代文

章之士不見於後世采事表見也善曰論語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善本有古者富貴而善本有磨善本滅不

可勝記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翰曰遷將述史記云古之富貴名皆磨滅不可勝記而盡述之唯奇才高遠

之人乃稱之也善曰廣雅曰倜儻卓異也蓋西伯善本作文拘而演周易良曰西伯文王也拘囚也演廣也周

易本八卦而文王廣之成六十四卦善曰周易曰易之興也當文王與紂之事邪又曰作易者其有憂患邪史記本紀曰崇侯譖西伯於殷紂曰西伯積善

累德諸侯皆嚮之將有不利於帝紂乃囚西伯於羑里西伯演易之八卦為六十四地理志曰河內湯陰有羑里城西伯所拘韋昭曰羑音西蒼頡篇曰演引

之仲尼厄而作春秋銑曰孔子厄於陳蔡還作春秋善曰史記孔子曰也仲尼厄而作春秋吾道不行矣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約魯史而作春

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良曰原事懷王遭放逐乃作離騷歌以諷之也

司徒博文強志敏於辭令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心害其能懷王使原為憲令原草其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不與因譏之曰王使屈原為令眾

莫不知每令出平伐其功以為非我莫為王也王怒而疎之平病聽之不聰作離騷經

明也失明謂無目也厥其也善曰孫子臆脚兵法修列濟曰孫臆

漢書曰國語左丘明著失明未詳

學兵法消既事魏使人召臆臆至恐其賢於己乃刑斷其兩足而黥之刑斷足

曰臆也因此時皆呼為孫臆修作列美也善曰史記曰孫臆與龐涓俱學兵

法消事魏惠王自以為能不及臆乃陰使人召臆臆至消恐其賢於己則以法

刑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勿見齊使者田忌善客待之於是田忌進孫子於威

王威王問兵法而師之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臆臆曰刑餘

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為將而孫子為師居輜車中主為計謀田忌從之魏

果去邯鄲與齊戰不韋遷蜀世傳呂覽翰曰秦始皇遷呂不韋於蜀於

於桂陵大破魏軍

名呂氏春秋而代傳讀之言覽者謂八覽善曰史記曰呂不韋大賈人也莊

襄王即位三年薨太子政立為王尊不韋為相國號仲父當是時魏有信陵楚

有春申趙有平原齊有孟常皆下士嘉賓以相傾呂不韋以秦之強大受其厚

遇乃致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於天下不韋乃使

其客八人著聞集論為八覽十二紀三十餘萬言以為備天下之物古今之事
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遊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與
千金及始皇帝壯太后通不韋恐禍及已私求嫪毐為舍人詐令以腐罪告之
遂得侍太后與太后通九年人有告嫪毐實非官者下吏治之得情實事連相
國秦王恐其為變乃賜不韋書曰君何功於秦秦封君河南食韓非囚秦
十萬戶君何親於秦號稱仲父後與家屬徙處蜀飲鸩而死

說難孤憤

韓白韓非入秦為李斯毀之下獄而非先著孤憤說難十餘萬言秦王悅之此乃書奏秦王後李斯方毀之下獄非囚而後作

也遷但取比類以有才不見用而遭刑也

善曰史記曰韓非者韓之公子也

見韓稍弱以書諫王王不能用非心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

故作孤憤五蠹說難十餘萬言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

與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所著書秦因急攻韓韓乃遣非使秦秦王悅之

未信用李斯姚賈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

秦此人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為然下吏

治非李斯使人遺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

後悔之使人赦而非已死矣說難孤憤韓子之篇名也

詩三百篇大底

賢聖

善本作聖賢

發憤之所為

向曰底致也言詩三百篇此大雅之

語曰詩三百孔安國曰篇此大數也爾雅曰底致也

此人皆意有所

善本無

鬱鬱結不得通其

道故述往事思來者

翰曰述往古興亡賢愚之事思來者以作戒也及善曰言故述往前行事思今將來人知己之志

善本作乃字

如左丘無目孫子斷管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

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

濟曰策即兵法也言身遭刑餘不堪為用是垂空文以自見其志也空文謂文章也善曰自

見已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

濟曰遜順也言我不順於古人志謙也近自託憤思於不才之情

辭無能猶不才也善曰論語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遜

網羅天下放失舊聞

向曰言網羅天下放

棄亡失之文舊文謂略考其善本有

事綜其終始

銑曰考量綜理也言所述史記略量古人

行事理其終始也稽其成敗興壞之紀

翰曰稽考壞亡紀記也

上計軒轅下至于茲

軒轅黃帝也于茲漢武也

為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

三十篇亦欲以究天地

善本作人字

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濟曰

史記凡一百三十卷向曰究盡也謂人事成敗天文地理亦可以盡天地之際通古今之變也

草創未就會遭此

禍良曰草創制作遭逢也言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銑曰

刑時惜所述作未成故就此刑僕誠已善本作著此書藏之善本作名

山良曰言當時無聖人可傳之其人通邑大都濟曰其人謂若知音人

大邑都也則僕償前辱之責良曰償還也遷恥辱前刑負責

也雖萬被戮豈有悔哉向曰雖萬度被刑然此可為智者道難

為俗人言也銑曰俗人不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銑曰且負

而為臣下者其地不易居下流至賤左有邪佞多生謗議君則信僕以此

作語遇遭此禍善本無遭字翰曰此語重逐為鄉里所戮

善本無笑翰曰朝廷以辱笑是一也為以汚烏辱先人亦何面目復

上父母之善本無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銑曰垢是以賜

一日而九迴

韓曰憂思迴復於心腸一日至九九數之極也

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

知其所往

銑曰忽忽愁亂貌亡失也不知所往憂而心迷也

善曰莊子魯

有亡也庚桑子曰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不知所如往

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濡衣也

良

斯恥謂被刑也

身直為閨閣之臣寧得自引

善本有於字

深藏巖穴邪

濟

閨閣臣閣官引出也

故且從俗浮沈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

濟曰隨時吉凶高下以生也浮吉沈

凶俯下仰高也狂惑謂小人也言將順從與之通游焉

善曰魯子曰吾聞之於政也知善不行者謂之狂知惡不改者謂之惑夫狂與惑聖人之戒也

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

善本有與字

僕私心刺

力割

繆密救切善

乎

向曰刺戾也繆誤也與我心吳誤不同也

今雖欲自彫琢曼

音辭以自飾也如淳注

同善曰戰國策蘇秦曰夫從人飾辭曼辭高主之節行

無益於俗不信

銑曰雖欲自飾其美恐

祇

善本作適字

足取辱耳

良曰耳

要一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

翰曰遷自言及

死後名譽流於千載也要及也

書不能悉空息故

善本無故字

略陳固陋

翰曰固猶鄙也

謹再拜

報孫會宗書一首

楊子幼

濟曰漢書云楊惲字子幼華陰人也為常侍與大僕戴長樂相失詔免為庶人惲既失位以財自娛其友人安定太

守孫會宗與惲書諫戒之惲見廢內懷不服其後有日蝕之變人告惲驕奢不悔過日蝕之咎此人所致下廷尉按驗又得與

會宗書宣帝惡之遂腰斬之善曰孫會宗與惲書誠諫之言大臣廢退當杜門惶懼為可伶之意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

舉惲乃作此書報之

惲材行朽

善本作朽行二字

穢文質無所底

音旨銑曰底致也

善曰論語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包氏曰

彬彬文質相半之貌也

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

翰曰先人餘業謂惲父敞為丞相也常侍散騎宿衛官人

也故此遭遇時變以獲爵位

向曰霍山霍雲謀反惲覺之霍氏伏誅此日時變也惲以此有功封平通侯善曰

漢書曰霍氏謀反惲先聞知

終非其任卒與禍會

良曰非其任者謙也禍會謂見廢也卒亦

霍氏伏誅惲封為平通侯

也終足下哀其愚矇賜書教督以所不及躬勤甚厚

銑曰矇暗也

不及謂智所不能及

然竊恨足下

善本有

深惟其終始而猥隨俗

之毀譽也

濟曰惟思也猥猶曲也言其深思事之終始乃曲隨俗中相毀譽也

言鄙陋之愚心則若

逆指而文過

翰曰謂會宗曲隨毀譽有書見責惲故言鄙陋愚心以報答此理又如逆會宗指意以惲為文飾其過

善曰言逆會宗之指

自文飾已之過論語子曰小人之過也必文孔安國曰文飾其過不言實也

默而息乎

善本作默而自守

恐違孔氏

各言爾志之義

翰曰若默息不言則違孔子各言爾志之義故敢略陳善曰論語曰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

故敢略陳

其愚唯君子察焉

向曰君子謂會宗

惲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

銑曰謂父敬為丞相也朱輪以丹漆塗車轂十人謂宗族十人乘之也

位在列卿爵為通侯

揔領從官與

去聲聞政事

良曰通侯諸侯也濟曰揔領羣官之長與聞國家政事

故為通言其功德通於王室也從天子侍從官也

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

建明

也言不能有所立明正 又不能與羣僚同心并力陪輔朝廷之遺

之道以宣布天子德化 忘音望向曰僚官陪助輔正也言又不與 己負竊位素飡之責久矣銑

竊偷也素猶空也言不能宣化輔遺是偷安官位食天子之祿也已負此責久矣 善曰論語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毛詩曰彼君子

兮不素 懷祿貪勢不能自退 善曰曾子曰君子不安貴位不懷厚祿 遂遭變故橫被

口語身幽北闕妻子滿獄 良曰變故口語謂見廢也揮禁在北闕不在 常禁人之所謂帝宮內 善曰口語即戴長

樂所告也如得漢書注曰上章者於公車有不如法者以付北 軍尉北軍尉以法罰之楊惲上書遂幽北闕公車門所在也 當此之時自

以夷滅不足以塞責 濟曰夷殺塞止也 善曰史記曰司馬 欣謂章耶曰趙高欲以法誅將軍塞責 山景意 善本

字得全 善本有 首領復奉先人之丘墓乎 善曰左氏傳宋公曰若以 其字 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

于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 音良惟 君子游道樂以忘憂 向曰

欲之道 善曰史記曰陳平 小人全軀悅以忘罪 銑曰軀身也忘罪謂悅 遊道日廣論語曰樂以忘憂 樂忘昔日之罪 善曰

楚辭曰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兮竊自思善本無思字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為農

夫以沒世矣良曰沒終也是故身率妻子勸力耕桑善曰國語曰勸力一心灌

園治產以給公上濟曰治執作也公君也以給君上之賦稅謂免官為庶人故也不

意當復用此以善本無為譏議善本有也字翰曰言不意會宗以治產業起宅室以財自娛為譏謗之議

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不善本有弗字禁向曰人之情好不可止者故雖聖人弗可禁也故君

父至尊親送其終善本有也字有時而既銑曰既盡也言君父至尊然臣親送其終亦已掩壙其哀

有時而盡也善曰終謂終沒也既盡也張晏漢書注曰喪不過三年臣見放逐降居三月復初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

家作苦歲時伏臘善曰漢書曰秦繆公作伏祠孟康曰六月伏日也風俗通禮傳曰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故改為臘

耳羊包羔斗酒自勞良曰憚自謂也上言親送其終有時哀盡沈我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之作多所勤勞之苦

伏臘歲節以勞宴為樂焉耳者煮包炙也家本秦也能為秦聲翰曰謂作樂也歸趙女

也雅善鼓瑟

善本作琴字

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撫缶而

呼嗚嗚

濟曰缶樂器陶土爲之嗚嗚聲也秦人擊之以節歌李斯上書曰擊甕扣缶而呼嗚嗚快耳者直秦聲

善曰應劭漢書注曰缶瓦器也

也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爲其

向曰田作也南山陽

地而膏腴以喻其君

良曰喻朝政亂也

銑曰一頃百畝也喻百官也其豆

莖也言百官無才若豆零落不實空有莖而無益於時用也善曰張晏漢書

注曰山高在陽人君之象也蕪穢不治朝廷荒亂也一頃百畝以喻百官也言

豆者貞直之物零落在野喻己見放棄也其曲而不直言朝臣皆諂諛也臣瓚

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言於王朝而遇民亂也種一頃豆落而爲其雖盡忠効節徒勞而無獲也

人生行樂耳須富貴

何時

向曰須待也言國既無道但當行樂欲待富貴職位亦何時也言不可求之

是日也拂衣而喜奮畱袖

低叩

善本作昂字

頓足起舞

向曰奮舉也低叩高下也

誠淫荒無一

善本無一字

度不

知其不可也

銑曰樂之極也不知此事不可爲但適性而已

憚幸有餘力

善本作祿字又有方字

糴賤

販賣逐什一之利

良曰糴其時之賤者乘貴而出之十分中取一分利也

善曰什一謂十中之一也尚書大傳曰王者

十一此賈豎之事汚辱之處惓親行之

濟曰賈豎賈賣也豎小人也求利則為汚辱之處

下流之人衆毀所歸不寒而慄

翰曰我在下流之中衆人毀聲所歸集不寒而懷戰慄言懼也善曰言

處下流為衆惡毀所舉

雖雅知惓者猶隨風而靡非尚何稱譽之有

向曰雅知

者謂會宗也言會宗猶復隨口如風之靡草亦何求稱善之譽也謂會宗書教其求譽之故乃答之善曰楚辭曰世從容而變化隨風靡非而成行

董

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久

善本作民字

者

善本有卿字大夫之

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

善本有之字

困乏者庶人之事也

統曰董仲舒對策文

也求仁義之人以居位常恐不堪化理天下此大夫之意善曰漢書董仲舒對策曰夫皇皇求財利常恐匱乏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人

者大夫之意也故道不同不相為謀

翰曰大夫庶人道不同也我亦與子殊矣

今子尚安得以卿

大夫之制而責僕哉

濟曰謂復為庶人也

善曰論語曰道不同不相為謀言今我親行賈豎之事安得責我卿大大之制乎

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凜然皆有

節槩知去就之分

良曰西河會宗居處也魏文侯所興段干木田子方皆清素節槩之人言會宗當得其遺風知去就之分理

凜然高遠貌也

善曰史記李克謂翟璜曰魏成

頃者足下離舊土

善曰謂去

子東得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

河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間昆戎

善本作夷字

舊壤子弟貪鄙豈習

俗之移人哉

向曰昆戎西戎也其人子弟多貪鄙之性如子有節槩清素之風豈能使鄙俗習子之風而移其人心乎言我志亦不可遷也

善曰毛詩曰文王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鄭玄曰昆夷西戎也言豈隨懷安貪鄙之俗而移人之本性哉

於今乃覩

善本作覩

子

之志矣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無多談

翰曰勉彊旃之也言願子彊為國家之事無多談以

憂及我也

論盛孝章書一首

孔文舉

翰曰是書與魏太祖曹操也會稽典錄云盛憲字孝章會稽人也漢末為吳郡太守孫策定江東以憲江東首望恐

人歸之囚禁欲殺之故融作書論之欲使曹公致書於吳以救之書未致已誅矣初盛憲為臺郎路逢童子容貌非常憲

怪而問之荅曰魯國孔融時年十餘歲憲以為異乃載歸與之言知其奇才便結為兄弟升堂見親也 善曰與魏太祖

虞預會稽典錄曰盛憲字孝章器量雅偉舉孝廉補尚書郎遷吳郡太守以疾去官孫策平定吳會誅其英豪憲素有名

策深忌之初憲與少府孔融善憂其不免禍乃與曹公書由是徵為都尉詔命未至果為權所害子匡奔魏位至征東司馬

歲月不居時節如流 善曰國語文姜曰日月不居人誰不 五十之年

忽焉已至公為始滿融又過二 向曰公曹也始滿五十過二謂五十二善

也海內知識零落殆盡 銑曰零落死也殆近也 惟 善本有 會稽盛孝章尚

在 善本作 其人困於孫氏妻奴子湮沒 良曰孫氏謂策也奴子也湮

見上文毛詩曰樂爾妻孥孔 單子獨立 濟曰無右臂曰才言 孤危愁苦

若使真憂能傷人此子不得復 善本無 永年矣春秋傳曰諸

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 翰曰齊桓公也時桓公為

救之不救則恥弱也言曹公雄霸比於桓公欲使救盛憲於吳故云此善曰
公羊傳曰邢亡孰亡之蓋狄滅也曷為不言狄滅之為桓公諱也曷為為桓公
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

今孝章實丈夫之雄也天下談

士依以揚聲向曰孝章好士故天下談文士皆依倚孝章以發揚美聲而身不免於幽執善本

字命不期於旦夕銑曰幽執囚也不期朝夕言欲將見殺也是吾祖不當復論

損益之友而朱穆所以絕交也良曰吾祖謂孔子融是二十一代孫孔子所云損者三友朱穆著絕交論譏時人

澆薄於交道也言今孝章有此困厄若不救之是無損益之友而有澆薄之譏
善曰論語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吾祖即謂孔子也漢書曰朱穆感世澆薄
莫尚敦厚著絕交論以矯之

公誠能馳一介之使加咫尺之書濟曰一介謂單使也長八寸曰咫尺言加短

書以言之則可不假多善曰左氏傳晉行人子負對鄭王子伯駢曰君有則

楚命不使一介行李告於寡君漢書廣武君曰發一乘之使奉咫尺之書
孝章可致友道可弘也善本作矣字向曰可致可至弘大今之少年喜謗訾前輩
或能譏平皮柄切善孝章翰曰平譏也言譏孝章要一為有天下

議孝章得失也

大名九牧之人所共稱歎

銑曰要盛也九牧九州也孝章雖為少年謗議然盛為有天下大賢之名九州牧伯皆共稱歎

善曰九牧猶九州也左氏傳王孫滿曰貢金九牧孫燕君市駿馬之骨非

卿子曰文王鑒於殷紂此其所以伐殷王而受九牧欲以騁道里乃當以招絕足也

良曰昔者燕君好千里馬以千金市之三年不得或人曰請以三月得之而駿

馬死矣此人以五百金市骨而還君大怒其臣妄費金也其人曰且駿馬之骨

君猶市之天下必知君之好馬後必有馬自至者後一年果至此則非欲騁道

里蓋欲以招遠近之駿足也言孝章縱非賢良可收天下名望以救之必知公

好賢賢人必至而用之善曰戰國策郭隗謂燕昭王曰臣聞古之人君有市

千里馬者三年而不得於是遣使者齎千金之貨將市於他國未至而千里之

馬已死使者乃以五百金買死馬之首以歸其君大怒曰所求者本不市死馬

何故損金市死馬乎將誅之使者對曰死馬尚市之況生者乎至宗社將絕又能正之正之之

善本無術實須得賢具向曰正猶繼

亂宗社將絕公能匡正復其帝位而繼珠玉無蹕定而自至者以人好

之繼之之術實須得賢人而共佐成之

之也況賢者之有足乎

銑曰蹕足也珠玉遠在深山廣海且無足而至者時君好之故也況賢人者有足而君王好之

而不來者乎 善曰韓詩外傳曰蓋胥謂晉平公曰珠出於海 昭王築臺

以尊郭隗隗雖少才而逢天遇竟能發明主之至心故樂

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鄒衍自齊往 翰曰燕昭王卑辭厚幣以招賢人郭隗說曰大

王必欲得賢者至先從隗始王乃爲之築臺以師事之是發明主之至心也於

是樂毅劇辛鄒衍等至乃破齊國威震諸侯 善曰史記曰燕昭王於破燕之

後卑身厚幣以禮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知國小力少不

足以報然誠得賢士與共圖以雪先王之讎也願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隗曰

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爲鄉向 善本作 使

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 善本作 而王不拯則士亦將高翔

郭隗倒懸而王不解 蟹居臨溺難字 而王不拯則士亦將高翔

遠引 以 莫有北首 音 燕路者矣 濟曰向者郭隗勤誠雖如倒懸之急而王不爲解急臨在沈溺又不拯濟

則賢士亦將以遠去無有北向燕路者賴王賢明好賢之至乃得羣賢也引去

首向也 善曰孟子曰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悅而歸之猶解倒懸也 又曰今燕虐其人而王征之人以爲將拯已於水火凡所稱引自公所知

而善本有有云者欲公宗篤斯義也善本無也字銑曰稱引謂稱引

公崇厚招賢之義也篤厚也斯義招賢之義因表不悉良曰言因孝章以表見志不盡所懷也悉盡

為幽州牧與彭寵書一首

朱叔元翰曰范曄後漢書云朱浮字叔元沛國人也初光武拜為大將軍幽州牧而王莽時故吏二千石皆引置幕府

多發倉廩給其妻子漁陽太守彭寵聞之大怒以兵攻浮浮作此書責寵後為大司空坐事賜死也善曰范曄後漢書

曰朱浮字叔元沛國蕭人也初從世祖為大司馬主簿遷偏將軍從破邯鄲後乃為大將軍幽州牧守薊城浮少有才能

頗欲勵正風迹收士心辟召州中涿郡王岑之屬以為從軍事乃王莽時故吏二千石皆引置幕府乃多發諸郡倉穀贍

其妻子漁陽太守以為天下未定不宜多置官屬以費軍實不從其令浮密奏寵遣吏迎妻而不迎其母又受貨賄殺害

友人多聚兵穀意計難量寵既積怨聞遂大怒舉兵攻浮浮以書責之

蓋聞智者慎善本作順字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常竊悲京城

太叔以不知足而無賢輔卒自棄於鄭也

向曰京城太叔鄭武公少子也武公夫人

姜氏愛太叔而惡長子莊公及武公薨莊公即位姜氏請京城使少子居之謂之京城太叔既而驕奢不知足且無賢輔乃將欲與姜氏期襲莊公而代之莊公遂伐之太叔出奔是自棄於鄭也京城地名太叔號也善曰左氏傳曰鄭

武公生莊公及其叔段姜氏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號叔死焉佗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太叔既而太叔令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公曰不義不昵厚將崩太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太叔段段入于鄆公伐諸鄆五月辛丑太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

伯通以多字典郡有佐命之功臨文

善本作民字

親職愛惜倉

庫

銑曰伯通彭寵字名字謂聲譽也典郡謂太守也佐命佐天子命也善曰名字謂聲譽遠聞也漢書曰陳遵劉竦俱著名字佐命已見上文而浮

秉征伐之任欲權時救急二者皆為國耳

翰曰秉執也善曰言朱得所以招致賓客者

此亦權時救急也

即疑浮相譖何不詣闕自陳而為族滅

善本作滅族

之計乎

良曰言寵疑浮以引置王莽故吏而有異心欲以此相譖於主上何不詣天子闕下自陳說所由起兵作逆為誅夷之事

朝廷之於伯通

恩亦厚矣委以天郡任以威武事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孫之

親翰曰朝廷天子也柱石如屋下柱石然受重寄之義善曰蔡邕獨斷云朝廷者不敢指斥君故言朝廷漢書大司農田延年謂霍光曰將軍為國

柱石匹夫媵母尚能致命一食向曰匹夫媵母皆卑賤無識之人言此無識之人有感一食之惠尚能致死命

以報惠也善曰左氏宣公二年傳曰初趙宣子畋于首山見靈輒餓問其病

對曰不食二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官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矣請以

遺使盡之而為之簞食與肉既而與為公介靈公比以趙盾驟諫伏甲將攻殺

之靈輒乃倒戟以御之又戰國策曰楚王伐中山中山君亡有二人荷戈而從

之中山君顧二人曰子何為者對曰昔臣之父嘗餓且死君捨食以餬臣父臣

之父且死曰中山君有事汝必赴之是以今來死君之難中山君曰以一杯羹

而亡國以一食而獲豈有身帶三綬職典天邦而不顧恩義生心

二死士媵母未詳

外叛者乎銑曰言寵身帶三官綬綬服飾也大邦漁陽也良曰言匹夫之類尚感恩惠而寵受天子厚恩深義心生背叛也善曰三綬者古

人兼官者一官一綬也范曄後漢書曰更始使謁者韓鴻持節徇北州承制得

專拜二千石以下鴻至薊以寵鄉閭故人相見大喜拜寵偏將軍行漁陽太守

世祖又以書招寵寵乃發步騎三千人歸伯通與吏民語何以爲顏行

世祖世祖承制封建忠侯賜號大將軍

步拜起何以爲容

濟曰言其不顧恩義而爲背叛朝夕與人言辭拜起豈不厚顏

坐卧念之何以爲惡

翰曰言豈不內愧也

引鏡窺影

善本作景字

何施眉自

向曰窺見影也言其引鏡見影豈不恥哉

舉措

作建功何以爲人

銑曰舉措猶進退也建立也言進退自思受玉厚恩乃欲立功自建何以爲人生於天地間也

惜乎棄

休令之嘉名造梟

古鳥昌

之逆謀

良曰休美令善嘉順也梟鴟不孝鳥也先食母而後飛以喻逆臣子也

捐傳葉之慶祚

良曰言光武封寵爲建忠侯可傳後葉子孫慶善福祚也

招破敗之重

火謂謀

逆必見破敗也

高論堯舜之道不忍桀紂之性生爲世笑死爲萬鬼不

亦哀乎

向曰言寵爲叛逆常高論堯舜之美道而不棄桀紂之惡性故生死可哀

伯通與耿俠游俱起佐

命同被義國恩

銑曰上谷太守耿向字俠游與寵俱起義心佐光武之命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吳漢說寵從世祖會上谷太守耿況

亦使功曹寇恂詣寵結謀共歸世祖又曰況字俠遊

俠游謙讓

善本作讓字

屢有降挹之言而伯

通自伐以爲功高天下

良曰降挹臣伏也而伯通心懷不義自矜恃其功以爲高於天下也自矜功曰伐善曰蒼頡

篇曰挹損也孔安國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

尚書傳曰自功曰伐河東見群豕皆白懷慙而還若以子之功善本有論於朝廷則

為遼東豕也向曰遼東人以白頭豕為奇異獻之天子翰曰言寵自矜

之豕自以為異伐其功以為天下第一朝廷之人如寵功者不少亦如遼東

善曰白頭豕未詳今乃愚妄自比向曰時伯通自號國為燕故自比於

曰齊燕楚六國之時其勢各盛昔者六國之時勝兵將百萬善曰張晏漢書注

韓趙魏也勝彊也將故能據國相持多歷年所良曰所今天下幾里列郡

猶近有也也勝彊也將幾城濟曰幾者假設問辭言今奈何以區區漁陽而結怨天子翰曰

小貌結怨天子謂怨光武不以故舊禮接之而以羣臣禮待故怨此而反善

曰區區言小也公羊傳曰司馬子反謂楚王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之臣

此猶河濱之人善本作捧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知量也向曰

河流也以一捧之士塞也難矣而人多見此人不知事宜不量其力亦如寵以

一小群欲結怨以敵天下之心也善曰論語曰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仲

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今天下適定海內願安士無賢

不肖皆樂各力立名於世銑曰不肖愚也皆歡樂而立忠而伯通獨中

風狂走自捐盛時良曰言寵之叛逆如病者中風而徒狂內聽驕婦

之失計外信讒邪之諛言濟曰寵常與妻度計軍國事諛虛也善曰

妻勸寵無應徵今漁陽大郡兵馬眾多奈何為人所奏而棄此去寵與所親信吏計議吏皆怨浮勸寵止不應徵長為君羣后惡法

永為功臣鑒善本作戒豈且不誤哉翰曰寵為叛逆必見誅戮則為同

身也實為誤哉鑒見也善曰或本云永為羣后惡法今檢范曄後漢書有此一句然東觀漢記亦載此書大意雖同辭旨全別蓋錄事者取舍有詳略矣

定海內者無私讎勿以前事自疑向曰言光武不計私讎寵勿以前

願留意顧老母幼善本作弟銑曰若叛逆見誅必害老母凡舉事

無為親厚者所痛良曰不義而死而為見讎者所使濟曰後

為辭者所快也。善曰漢書曰寵獨在便室蒼頭奴子密等三人勸寵卧寐共縛著牀又以寵命呼其妻妻入大驚昏夜後解手令作記告城門將軍云今遣子密等至舌蘭卿所速開門出勿稽留之晝即斷寵頭及妻頭置囊中便持記馳出因以詣闕封為不義侯。

為曹洪與魏文帝書一首

善曰魏志曰曹洪字子廉太祖從弟

陳孔璋

向曰曹洪字子廉文帝從父琳為之作書報文帝文帝觀其辭知琳所為善曰陳琳集曰琳為曹洪與文帝牋文

帝集序曰上平定漢中族父都護還書與余盛稱彼方土地形勢觀其辭如陳琳所叙為也

十月五日洪白前初破賊情侈

善本作多字

意奢說事頗過古其

實

翰曰破賊情喜放奢侈說事過實賊謂破蜀將張魯也

得九月二十日書

善曰得文帝書

讀之喜笑

把玩無厭亦欲令陳琳作報琳頃多事不能得為

良曰言琳公事多

念欲遠以為歡故自竭老夫之思

銑曰曹洪不工為文辭多今人所歡弄故云自竭其思念使文帝為

歡也善曰左氏傳趙孟曰老夫罪戾是懼

辭多不可一二粗

祖古

舉大綱以當談笑

濟曰一二

委曲也。漢中地形實有險固，四嶽三塗皆不及也。向曰：漢中謂對也。四嶽，四方之

嶽，三塗，山名。善曰：左氏傳：司馬侯曰：四嶽，三塗，九州之險也。杜預曰：東嶽，岱南嶽，衡西嶽，華北嶽，恒三塗在河南陸渾縣南。彼有精申

數萬，臨高守要，一夫善本作揮戟萬人善本作，不得進。翰曰：彼謂蜀山

善曰：漢書朱買臣曰：一而人守險，千人不得上。而我軍過之，若駭鯨之決，細網奔兕之觸

魚，曾縞魯縞老未足以喻其易。銑曰：駭，驚也。鯨，大魚也。長千里。細網，魚網也。魯縞，細縞也。言我軍過彼險固，若大魚之破

密網，奔兕之觸，細縞其破，其易猶未足為喻，言更易也。兕，猛獸也。善曰：漢書韓安國曰：彊弩之末力不能穿魯縞。音義曰：縞，曲阜之地俗善作之。既無輕細

故以喻之。爾雅曰：雖云王者之師有征無戰。濟曰：天子之兵有征伐而

縞之細者曰縞。雖云王者之師有征無戰，罪者不敢拒戰也。善曰：漢書淮南王安上書曰：臣聞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言莫之敢校。不義而彊其良古今善本作常有義謂逆

也。言逆臣常有。善曰：左氏傳：叔向謂趙孟曰：不義而彊其弊必速。故唐虞之世，蠻夷猾夏。翰曰：猾，亂也。夏，謂中

國。善曰：尚書舜典曰：咎繇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周宣之盛，亦讎夫邦。詩書歎載言其難

二二

也翰曰言夷狄大國之讎敵也詩云蠢爾蠻荆大邦為讎書云蠻斯皆憑祖

恃遠故使其然是以祭茲地勢謂為中才處之殆難倉卒

銑曰容蜀之地勢言中庸處之近難以急取也殆近也倉卒謂急速也來命

善曰司馬遷報任少卿書曰夫中才之人事有關於官豎者莫不傷氣

陳彼妖惑之罪序王師曠蕩之德豈不信然向曰來命謂文帝

罪曠蕩威大也豈不信然謂豈不如此也善曰文帝答洪書曰是夏殷

今魯包凶邪之心肆蠱惑之政天兵神討師徒無暴樵牧不臨

所以喪苗扈所以斃婢枝反良曰夏殷桀紂也無道所以喪亡苗有苗不

以見斃斃死也善曰尚書帝曰咨禹惟時有我之所以克彼之所以敗

苗不率汝徂征又曰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

也翰曰有道則勝無不然商周何以不敵哉濟曰商紂也周武王也言

紂與武王何以不敵也蓋為紂無道故然善曰左氏昔鬼方龍耳昧崇

虐善本讒凶殷辛暴虐三者皆下科也然高宗有三年之征

文王有退修之軍盟

音孟

津有再駕之役

向曰鬼方匈奴也龍耳昧言其自不分別是非也崇侯

武紂之臣好讒邪也殷辛紂也此三者皆下等也科等也高宗伐於鬼方三年乃克文王伐崇侯武且還修德武主伐紂至于孟津而還歸是再駕役難也

善曰三科之中此等為下科周易曰高宗之伐鬼方三年克之左氏傳曰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而修德復伐之因壘而降

尚書曰惟十有一年武王克殷又曰一月戊午師渡孟津然後殪音翳我勝殷有此武功焉

善本無焉字銳

曰殪一也武王既退盟津之師然後一服戎衣而勝殷紂成此武功也善曰尚書曰大乃大命文王殪我殷誕受厥命

未

善本作焉字有星

流星集

善本作奪字

霆擊長驅山河朝至暮捷若今者焉

善本作也字良曰焉何也星流星集颶舉霆擊言疾速也古之聖賢皆積年歲以克敵何有疾速長驅山河之間朝至暮勝若今日之盛威也景日影颶風奮

舉捷勝也善曰戰國策曰樂毅輕卒銳兵長驅至齊

由此觀之彼固不逮下愚則中才之守不

然明矣

韓曰彼謂張魯也逮及也有德則全無道則滅由此見之則張魯固不及下愚之人則又知中才守險不如此則明矣不然猶不如此也

善曰彼張魯也下愚指鬼方等

在中才則謂不然

善曰若中才守之則不可得也

而來示乃以為彼

之惡稔雖有孫田墨整而猶無所救竊又疑焉

向曰來示謂來書也稔積也孫孫武

田田單墨墨翟整禽滑楚言來書乃至以爲張魯惡積雖有田單奔牛之智墨翟妙巧之道禽滑楚之辯無所殺之又將疑此理爲不然也

洪書曰今魯罪兼苗桀惡稔厲莽縱使宋翟妙機械之巧田單馳奔牛之誑孫吳勒八陣之變猶無益也

何者濟曰自發問上文所疑將述其理古之用兵敵國雖亂尚有賢人則不伐也是故三仁未去武王

還師

銑曰三仁謂殷三人微子箕子比干是也武王欲伐紂聞此三人在朝武王乃還兵也

善曰論語曰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

子曰殷有三仁焉史記曰周武王東觀兵於盟津諸侯皆曰商可伐矣武王曰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聞殺王子比干囚箕子於是曰殷有重罪不可不伐

宮奇在虞晉不加我銑曰宮之奇虞之賢臣晉欲伐虞以宮之奇在朝而不加兵

善曰左氏傳曰晉侯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其虞虢之謂乎弗聽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不再舉矣

季良善本猶在彊楚挫謀

銑曰季良隨使臣也楚將伐隨知季良在而不爲伐挫止也

善曰左氏傳曰楚王侵隨隨使少師董成闕伯比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漢東之國隨爲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請羸

師以張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注曰季梁隋賢臣也

既至衆賢奔紂律三國爲墟明其

無道有人猶可救也

翰曰既至也衆賢謂上三仁及宮之奇季良也三國謂殷虞隨也及至此三國不用此衆賢之謀奔紂

於外而三國已亡故無道有賢人可救也墟謂丘墟無人矣

且夫墨子之守以爲帶爲垣高不可登

折箸爲械堅不可入

向曰公輸子爲雲梯將以攻宋墨翟聞之乃往解衣帶繞以爲城以箸爲械公輸之攻城械已盡矣而

墨子之守不可入言其有道而妙也縈繞垣城也械戰軍器名善曰墨子曰

公輸爲雲梯必取宋於是見公輸九設攻城之機變墨子九距之公輸般之攻

城械盡子墨子之守固之餘公輸般出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子墨子

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者吾不言之王問其故子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

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乃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三百人已持守

圍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吾請無攻若乃

距陽平據石門

向曰陽平古關名石門古鎮名並在蜀善曰周地圖記曰襄谷西有古陽平關劉淵林蜀都賦注曰石門在漢中

之據八陣之列

向曰據布騁馳也八陣謂孫吳兵法善曰雜兵書曰八陣二曰方陣三曰圓陣四曰牝陣五曰衝陣六曰輪

陣七曰浮沮陣八曰鴈行陣

騁奔牛之權

向曰田單守即墨城爲燕軍所攻單乃率城牛千餘頭盡以五色爲龍文橫致刃於角束

葦草灌油括於牛尾火燒之鑿城為穴夜縱牛出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驚痛而怒奔突燕軍燕人驚亂死傷無數 善曰史記曰田單為將軍破燕城時以

千餘牛為絳纒衣盡以五綵龍文束兵刃於角灌脂束葦於尾燒之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

耀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噪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為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燕軍大亂奔

走齊人追亡逐北所過城邑叛燕歸田單 焉 肯 士 崩 魚 爛 哉 向曰言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為齊乃迎襄王於莒 乾 肯 士 崩 魚 爛 哉 張魯若

距關鎮復用孫吳之法以布行列又用田單之權智何肯潰敗也土崩魚爛謂潰敗也 善曰漢書徐樂上書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公羊傳曰其言梁

亡何自亡也魚爛而亡 設令守無巧拙皆可攀附則公輸已陵何休注曰魚爛自內發

宋城樂毅已拔即墨矣 濟曰設令據守之人無有巧拙不由賢愚則其攻城者皆可攀附而上之則公輸已上於

宋城樂毅已拔齊於即墨翟之術何稱田單之智何貴老夫不敏即墨矣即墨城名

未之前聞 向曰不敏猶不達也文帝言用賢智不救無道之國我未之聞於前古也 善曰左氏傳趙孟曰老夫罪戾是懼禮記檀弓曰

我未之前聞 蓋聞過高唐者效王豹之謳 一侯切翰曰高唐齊邑也善歌者綿駒居是焉而齊右之人皆善為

歌者言風俗染人王豹亦善歌者居近今云過故高唐效王豹之謳歌也善

曰孟子淳于髡曰昔王豹處淇而西河善謳綿駒處高唐而齊右善歌按此文

當過高唐者效綿駒游睢惟渙者學子藻藻續之綵翰曰睢渙二水名其處人能織藻續

之歌但文人用之誤綿綺有游於此者亦將學其風土所為也善曰陳留記曰襄邑渙水出其南

睢水經其北傳云睢渙之間出文章故其黼黻絺繡日月華蟲以奉于宗廟御

服閒自入益部仰司馬揚王之善本無遺風有子勝斐然之

志翰曰我近自入益部乃亦仰司馬長卿楊雄王褒之遺風將述文辭也間猶

近也子勝猶小子也斐然彊進之貌善曰司馬相如楊雄王褒也墨子曰

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勝仁子墨子曰未必然也告子為仁猶

跂以為長偃以為廣不可久也論語曰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故頗奮

文辭異於他白怪乃輕其家丘謂為猜靖又是何言與銑

頗少奮發也他日謂舊日也乃汝也魯人不識孔丘聖人乃云我東家丘者吾

知之矣言輕孔丘也言汝輕我如家丘謂我文辭皆倩人所作是何言歟怪辭

也善曰邴原別傳曰原遊學詣孫菰菰曰君以鄭君而舍之以夫駮綠驥

鄭君為東家丘也原曰君以鄭君為東家丘以僕為西家愚夫邪

垂耳於善本有垆牧善本無鴻雀戢翼於汙池良曰駮驥良

林字牧字

馬也垂耳謂

三十四

長清

未效用其力故耳垂也。垺牧野外也。鴻雀大鳥也。戢斂也。汙池小水也。善曰：弔屈原曰：「馳垂兩耳服鹽車。」爾雅曰：「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垺。」周禮有牧田鴻雀鳥之通稱也。毛詩曰：「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乘之者固以為園囿之凡**

鳥外廐之下乘也。濟曰：藝輕也。廐育馬所。善曰：穀梁傳：晉荀息曰：「君何不以屈產之乘借道乎？」公曰：「此晉國之寶也。」荀息曰：「取

之中廐置**及其**善本無**救****蘭筋揮勁翮**向曰：蘭筋馬筋節堅者，千

一筋從玄中出，謂之蘭筋。玄中者，目上陷如井字，蘭筋豎者，千里**陵厲清浮顧盼**善本作**千里豈可謂**

其借翰於晨風，假足於六駑補哉。向曰：厲高也。陵高，清浮，鴻也。顧盼，千

借翰於六駑之駑，乎晨風，鸛也。六駑，馬名。善曰：爾雅曰：「晨風，鸛也。」毛詩曰：「隰有六駑。」毛萇曰：「駑如馬，倨牙食虎豹。」**恐猶未信，丘言**

必大噓略其也。供白。翰曰：丘虛噓笑也。善曰：孟康漢書注曰：「丘空也。」此雖假

侍中皆談笑大噓。說文曰：噓，大笑也。

文選卷第四十一